

范黎 著

# 心理禁区②

重·口·味·催·眠·治·疗·手·记

我当心理医生很多年了，很多看上去轻描淡写的事情，背后藏着可怕的真相。

# 心理禁区

范黎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理禁区 2 / 范黎著 .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92-5310-4

I. ①心…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0609 号

本书经范黎授权同意，由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天津漫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 心理禁区 2 / 范黎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 430010)
出 品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 : 430060)
出 版 人	赵冕
选题策划	漫娱文化图书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网 址	<a href="http://www.cjpress.com.cn">http://www.cjpress.com.cn</a>
责任编辑	张艳艳 钟一丹
特约编辑	马 飞
装帧设计	Yvonne
印 刷	深圳市连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120mm 1 / 16
印 张	11
字 数	2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5310-4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 027-82926557( 总编室 ) 027-82926806 ( 市场营销部 )

# 目录 CONTENTS

第一个  
病例  
密闭的  
大海

5

- 第一章 幽闭恐惧症
- 第二章 无声催眠
- 第三章 温暖的海
- 第四章 摧颈之手

第二个  
病例  
奇怪的  
抢劫犯

99

- 第一章 多重人格
- 第二章 朱正武
- 第三章 怀疑
- 第四章 认罪

第三个  
病例  
被遗忘  
的朋友

199

- 第一章 噩梦
- 第二章 一棵树&跳舞
- 第三章 公车杀人
- 第四章 等待

第四个  
病例  
音乐杀人(上)

277

- 第一章 音乐神童
- 第二章 残忍的命案
- 第三章 再会黄得文

# 心理禁区<sup>2</sup>

范黎 著

长江出版社  
漫 娱 文 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录 CONTENTS

<b>第一个 病例 密闭的 大海</b>	<b>5</b>	第一章 幽闭恐惧症 第二章 无声催眠 第三章 温暖的海 第四章 拘颈之手
<b>第二个 病例 奇怪的 抢劫犯</b>	<b>99</b>	第一章 多重人格 第二章 朱正武 第三章 怀疑 第四章 认罪
<b>第三个 病例 被遗忘 的朋友</b>	<b>199</b>	第一章 噩梦 第二章 一棵树&跳舞 第三章 公车杀人 第四章 等待
<b>第四个 病例 音乐杀人(上)</b>	<b>277</b>	第一章 音乐神童 第二章 残忍的命案 第三章 再会黄得文



**第一个病例**  
**密闭的大海**

# 第一章 幽闭恐惧症

咨询室的电话响了起来。

助理接起，听到一半便放了下来，走到最近的一间会议室门口敲了敲。正在里面开会的陆然和其他几位咨询师停下了交谈，樊老师被叫出了门外。

樊老师是余坤的导师。

此时，陆然和余坤正在争论究竟是该关注外在的症状表现，用行为矫治的方法让咨客在最短时间内做出行为上的调整，还是关注引起症状的深层次原因，寻找他们的心结所在。

余坤的选择是前者，还举出自己前段时间治疗成功的一个个案作为例子：一个名为乐乐的、害怕电梯的女子。

“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她终于一点点地克服了自己对于电梯的恐惧。先让她尝试触摸电梯，等她适应以后，再试着乘坐电梯。现在，她已经可以承受电梯的升降了。”

余坤不是第一次在会议上提起这个个案了，但这次还没等他说完，敲门声再次响起，樊老师走了进来。

“暂停一下吧，刚才接到电话，你的咨客乐乐打电话过来了。说是病情复发了。”

樊老师的一句话，让余坤一下呆住了，怎么会这样？

“个案治愈了，还想再来复查，这也是正常的。我再去帮她看看，应该没有事。”余坤解释道。

樊老师摇了摇头坐了下来，正色地对自己的学生说道：“不要太想当然了。这次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从咨客的描述来看，她的症状有了泛化的迹象（症状较之前增加了不同的表现）。而且，她提出，想要换一个咨询师试试。”

樊老师知道自己的这位学生生性傲气，不喜欢听取他人的意见，尤其是比自己资质差的同学的建议。他在行为治疗上，的确学有所长，但是已经渐渐地固守在他自己的领域里，这样下去，迟早会走偏。

所以，在刚刚得知了这个咨客复发的情况以后，樊老师没有帮他隐瞒，而是摊开来说，让他直面自己的问题。

“这次咨询，我想推荐陆然帮她治疗，你同意吗？”樊老师问余坤道。

陆然没想到，樊老师会直接推荐自己；余坤则低着头，没有回答。

“这样吧，公平起见，这一次，我也推荐陆然帮助咨客做辅助治疗。下一次由陆然做一次咨询，我会对咨询结果进行评估，也会询问咨客自己的意思。”

看样子，樊老师是要盯着这个个案盯到最后了。余坤知道，他已经没有更多反驳的理由了，只得认了，点了点头。

“陆然同学，你接受吗？”樊老师看着陆然，问。

“同意。”陆然对这个安排没有异议，他只是和余坤有些冲突，但是对余坤的个案，他还是一视同仁的。

第二天一早，陆然找到了余坤，让他把咨客的情况告诉自己。

“乐乐名叫徐乐，女性，年龄 29 岁，未婚，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一年前开始出现症状。

她只要在电梯里，就有轻微的不适感，胸闷、头晕、难受。后来，随着症状的加强，她减少了乘坐电梯的频率。当时她也没有太在意，

但是近来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已经不能坐电梯了，有了严重的恐惧症状。”

显然，这只是最突出的一些信息，并不全面。不过，这些对于陆然来说也已足够，比起余坤跟他口述的信息，他还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还是等见到了这位徐乐女士，再自己挖掘吧。

“还有，”樊老师像是想到了什么，补充道，“本来在余坤的矫治下，有了一定好转，她已经可以乘坐电梯了。可是昨天她又联系我们说她的病复发了，而且这一次不仅是乘坐电梯，就连碰到类似电梯的地方，都会产生恐惧的症状。”

“类似电梯的地方？”陆然一听到类似电梯这几个字，立马就有了一种职业的反应。

这几个字乍一看上去不难懂，但是细想起来，其实很模糊。

什么叫类似电梯，是样子像电梯，还是像电梯一样会移动或者升降的东西，还是指人多拥挤的意思？

余坤没有回答他，看来余坤也并不清楚，如果他清楚，或许就不会在会议上出现那么个大乌龙了。

樊老师也没有回答，只是嘴角微微地上扬，抬了抬自己厚重的眼镜对陆然说道：“这个问题，问得好。等见到了答客，你可以自己问她。”

当天中午下了班，陆然和张笑鸣老师，再带上茜茜，一块聚餐。

张笑鸣首先对陆然这段时间的表现表示了赞扬，接着道：“经过这段时期的观察，你的导师评价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了，这个，我先恭喜你。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平时除了工作、个案，也不要忘了自己的催眠等级考试。第一年，你想考几级啊？”

等级考试有一个规定，从未参加过考试的考生，第一年最多可以考取三级。也就是说，考生可以选择在第一年考一次，只有一级，也就是入门级；也可以每半年考一级，也就是一年考取两级。而一年考取三级，就是要在上半年或者下半年，有一次跳级的考试，这样难度

就大了。只有少数的尖子生，才有底气做这样的尝试。

“我想考三级。”

“三级？”张笑鸣手中的筷子在空中停了一下，而后又继续把菜夹到口中，他一边吃一边说：“不错，有胆量，像是我老张的学生。”

“老师，我不只是想考三级。”陆然看着张老师说，“我是想考第一。”

“陆哥，快过来。”

第二天一早，陆然一到蓝海，就看见茜茜在座位上招呼他。

“陆哥，我听说了一个消息。师姐回来了。”茜茜有点忐忑。

“师姐？”陆然一时没明白过来。

“对，就是我上次和你说过的，夏岚。”茜茜提示道。

“回来？什么意思，继续培训？”陆然明白了她说的是谁。

茜茜摇摇头：“不，她会直接参加考试。”

“你是说，她今年就要参加考试？”陆然现在知道茜茜为什么一副担心的表情了。

“对，她已经交了今年培训的费用，她在出国前就是暂停蓝海的学习，现在回来，只是完成中断的学业而已。她本来就很优秀，来蓝海不久，就有了出国的机会。但是据说，当时她没有去成，后来，她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再次赢得了机会。现在出国两年了，刚回来。”茜茜又大体描述了一下，“嗯。所以说，她的学习经历很丰富，我担心……”

“你担心她的能力在我之上？”陆然的表情，仍是微笑的。

茜茜看着陆然，没有回答，她的担忧，全写在脸上。

“学习技术、感悟生活，在哪里都可以做，不是非要到国外留学才可以的。虽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有多强，但是我愿意会会她。你相信我吗？”陆然看着茜茜。

茜茜点点头。

“你好，我叫陆然，是你今天的咨询师。”

第二天下午两点，徐乐女士提前十分钟就到了蓝海，陆然没有让她多等，把她领进了咨询室。

徐女士蓄着齐耳短发，剪得很整齐，稍稍往里弯曲。眼睛不是很大，但是看人的时候很有神，让人感觉她的精力很充沛。她身上穿着灰色套装，看着普通，但是讲究，陆然猜测她应该是在一家对仪表有一定要求的大公司工作。

陆然看过她之前填写的基本情况表，她没有填写自己的工作信息，想来，她并不想过多地暴露自己的身份。像她这样一位工作体面、穿着体面的女人，很难想象她有一个自己无法解决，却需要面前这个明显比她小好几岁的男生来解决的问题。

徐乐或许正是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她轻轻地一笑说：“没想到，陆医生真是年轻。”

陆然笑了笑，没有介意她的这句话，反问她道：“推荐我的助理没有告诉你我的年龄？那你为何选择了我呢？”

问题转移到了徐乐的身上。

她想了想说：“我不知道你的年龄，我只是听说你是用催眠帮人治疗，而且，你在治疗一些疑难杂症上，很有一手。”

“谢谢，你想要催眠治疗？”陆然通过这个女人说的每一句话，不声不响地对她进行着分析。

“哦，不，我也不知道用催眠或是别的什么，我只是不知道要用什么办法了。”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徐乐脸上一直挂着的轻松笑意不见了，长叹了一口气。

“可以说说现在的问题吗？”陆然一边记录一边询问。

接着，徐乐又把她一年以前发病的症状和陆然说了一遍，还说了一下余坤是怎么对她进行矫正的。

余坤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让她一点一点地暴露在她恐惧的东西面前，直至最终可以靠近它、接触它，最后正常地使用它。

这一套行为疗法从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规律的事情，比如徐乐。

当她说最近又开始复发了，而且有更严重的趋势时，她身上的自信、体面就消散了，她抱着沙发上的一个抱枕缩在沙发里，眼神向前看着，透露出不安。

陆然终于有机会问出了心中的那个疑惑：“你说的，类似电梯的地方是指什么？”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只要像。”

只要像？这叫什么回答，怎么感觉范围更宽泛了。

陆然身子微向前倾，继续问她：“比如你都在哪里复发过呢？”

“办公室的电梯里、早上的地铁站里、一辆小的巴士里，还有，还有一次走在路上，我拐进了一个胡同里，我走错了路，然后我就昏倒了。”

电梯里、地铁站、巴士车，还有胡同巷子……

电梯里、会移动和升降的地方、人多拥挤的地方……这些之前陆然曾经猜测过的特征，全都对得上。

可是，全都对得上，就意味着，一个也对不上。

这太宽泛了。

她发病的地点怎么一下子由一个电梯，泛化到了这么多种情形里呢？让她发病的刺激源，由一个固定的点，一下子变得不确定了。

这就好像一个警察原本在一个空旷的操场上追缉一个罪犯，可是这个罪犯跑出了操场，蹿进了人群里。他的着装不明显，有太多的人，形成了太多的障碍。

陆然此时就是那个警察，他拿手揉了揉自己的眉心。这一刻，他真是有些好奇，如果是余坤，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会如何做，才能对

对方的行为进行矫正？

想了一会儿，陆然道：“你是在某一天，突然对这些地方都感到不适的吗？”

“不是某一天，是近一段时间吧。”

“也就是你停止治疗以后？”

“嗯。”

这么看来，余坤的治疗也并非完全没有起到作用。他或许帮助她调整了一些表面的症状，但是反而压制了内在的发病根源，以至于在停止治疗以后，呈现出更为严重的表现。

陆然一边和她对话继续收集信息，一边在脑子里不断地重复电梯、地铁、巴士和胡同。

如果说电梯是她最直接恐惧的东西，那么早上的地铁，是人多拥挤，而巴士则会在空间位置移动，这两样东西，都和电梯有一定的相似处。

那么胡同，又和电梯有什么关系呢？

“你能说说那一次你看到胡同，然后昏厥的情景吗？”

“嗯，我记得当时我要找一个银行的取款机，我问了路，然后拐进了一条很窄的小路，像是一个胡同。没想到前面根本没有路可以通出去，往前走就是一堵墙，我堵在那了。然后我就感觉心跳得厉害，浑身难受，再然后，我就不记得了。等我醒过来，已经在医院里了。”

“是经过的路人把你送到医院里了？”

“嗯，我的同事也知道了这件事，这很影响我的工作，我的领导也知道了，他给我放了假，让我休息，我这才在今天过来了。”

“哦，我明白了。”

从刚才徐乐的描述看来，胡同、窄小的巷子，还有那堵挡在她面前的墙，这样看来，倒和电梯不无相似之处。

当她处在三面是墙的狭窄空间里，不正和在电梯里的情形有那么些相似么？

找到了这个相似点，陆然有了更全面的信息，他再一次在脑中拼凑这些信息。

如果说在地铁里，她恐惧的是拥挤；在巴士里，她恐惧的是移动；在胡同里，她恐惧的是狭窄……也就是说，每一个地点，都代表了电梯的一个特征。

只要是和电梯有相似点的地方，她都有可能产生症状。那么，电梯本身，还是根源。如果放任这个症状发展，她还有可能在其他的，和电梯有相似特征的地方发病。

可是怎么控制她的症状呢？余坤已经尝试让她乘坐电梯，并且她也曾经做到了。为什么还是发病？陆然的脑子在快速转动。

徐乐自己也感到奇怪，她以为自己已经痊愈了，她已经不害怕电梯了，她说不出电梯究竟有什么可怕的。

“你曾经在电梯里出过事故吗？”

“没有。”她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

“那有什么关于电梯事故的新闻，影响到你了吗？你仔细想想。”陆然问得很细。

这一次，徐乐回想的时间更久了，但仍旧摇了摇头。她想不出自己恐惧电梯的明确原因，只是在某一天早晨上班的时候，莫名地产生惊恐发作的症状。

这种情况，真是够奇怪，够让人摸不着头脑了。而陆然却没有打算就此放弃，他也没有显露出苦恼的表情。因为，刚才徐乐的两次摇头，让他有了一个清晰的猜测。

她的恐惧，不是来源于她意识中某一个明确的原因，而是在她的潜意识中的某个不明确的原因。

也就是说，她恐惧的根源，在她自己清醒的记忆中是没有印象的，但是的确存在某一样东西，或者某件事情，对她产生了刺激，只要这个刺激一出现，她就会发病。而问题就在于，她自己，并不知道这个刺激源的存在。